

安息了你那最善美，最慈祥的靈魂，
停止了你那最豐偉，最渾厚，最活潑的小軀壳！

* * * *

一個人的生死，

只是這無量生死海裏，

一點一滴的轉變連續，

有什麼可悲？

有什麼可泣？

但一想你那驕癡，渾厚，天然可愛的樣兒，

不由我肝胆俱裂，心如刀刺！

人世茫茫，

何處尋你！

* * * *

夏天在家，母親問你：
『你願做甚呢？』
你說：『我願上學。』

又問：『願跟誰？』

你說：『我跟大哥。』

* * * *

你那搖頭擺腦，落落大方的神情，彷彿還在我眼前；
你那天籟的聲音，毫無機心的言語，彷彿還在我耳邊！

定子！

我的小兄弟，

大哥，我在這裏，

何處尋你！

子則，你看了我的詩，你能不哭麼？你又能不痛麼？

不過我們雖哭雖痛，還可以強勉抑制，所最難堪的，便是伯伯，大媽！他們兩位老人，年紀也大了，經了多少憂患，吃了多少辛苦，一生一世，眼肥肥地就是望着我們兄弟姊妹們個個都如花似草地太陽般地向上生長，向上進步，他們就快活了！現在遭了這種大事，簡直是割他們兩位的心！這到如何是好？我們只有委曲婉轉地勸慰他們，想些方法去散散他們的心才好。小姑娘也要勸他不要哭哭啼啼，格外帶着上人傷心。至於他想出來求學，這是我極贊成的；因為今年春天我就要接他出來，大媽不肯放手，定於

暑假後把他接出來罷了。不過現在青年學生想找一個相當的學校，實在很難，女學生尤難。安徽女子中等學校，只得兩個；他們的好壞，姑且不論，我們恭維他辦的好，也只把一班女學生，造成一些「良妻賢母」？你想女子的人生天職，只在這做人的「良妻賢母」麼？所以我很不願他進學校。我想把他接到此地來，和我的幾個女學生在一塊住；我隨便教教他英文，中文和社會的科學。他的天資很高，或者可以專門研究美術或文學，你看怎樣呢？你問他意見如何？

至於你嫂子的野蠻無理，沒有談頭，現在也沒有功夫！然而這也是一個很關重要的社會問題，下次再談罷！

兄語罕。八，十，六。

我的親愛的海若

我正在沁芳園裏看你手栽的那幾顆牡丹開的花——紅的鮮紅，白的潔白，紫的金紫——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碧棠笑嘻嘻地送一封信給我；二看是你的，我便同他 ~~kiss~~ 一下，又把他放在胸頭，然後把他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過了，把信仍然藏在我的胸前衣袋裏。眼睛對着那鮮紅，潔白，金紫可愛的牡丹，在那甜蜜蜜地思索，差不多有半點鐘。驀地裏回頭一看，碧棠仍是笑嘻嘻地站在那兒，也彷彿呆了似的！

我於是一溜煙地跑到你我的書齋裏面來，寫信回你了。

你信中所說，句句皆是我肺腑所極銘感的話。你我的幸福，你我的快樂，你我的戀愛，完全——我敢說，並且我敢代你說——建築，安放在極純潔，極

真摯，極自由的國土之上，一定有無數的愛神保佑，擁護我們，使我們的愛情永永無替，使我們的快樂常常地像你那手栽的牡丹，那樣鮮紅，那樣潔白，那樣金紫！使你的精神常常陶醉在我的心房裏；使我的精神常常陶醉在你的心房裏！

我的海！我的親愛的海！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到青島度蜜月的時候，一天夕陽欲下，攜手散步於海邊沙石之上，看那雙雙海鳥上下飛翔，不住地對着我們發出一種若羨若妬的聲音；我們兩人並肩而立，互相依傍，低頭見那海中的一對愛神底影兒，於是看看你，你看看我，我們自己也覺得很是羨慕，格外替我們加上一層熱烈的愛力；此時海上的白鷗會得我們的意思，慢慢地在那天空之中，體貼這種滋味；茫茫的海，也彷彿會得我們的意思，靜悄悄，明鏡似地照着我們兩個，使我們參透了人間天上的

樂趣!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你還記得麼？我還常常地把他溫習溫習，彷彿是還在目前！

我們兩人的愛到了現在，還是和去年度蜜月的時候一樣——或則是有過之，無不及。不過我最怕的是有了累贅——意思謂生育子女，——我很希望我們兩個長此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才好；這雖是我的私意，但是要想我們的高尚的戀愛，不致半途發生阻礙；我們以真正的快樂，不致被環境打消，或減殺，日日向那圓滿的地方走，也非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的態度不可。你該以爲然罷。

我現在正讀 Ibsen's A Doll's House 和 Wilder's An Ideal Husband，

真教我一邊是喜，一邊是愁！

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我願你愛我，我願你拿着 Pure Love 的

態度愛我！我願你~~因~~我的信如同和我接吻一樣；我願你把我的信放在你的心頭上如同把我放在心坎一樣！祝你的平安！

你的親愛的瑪麗。九，六，三〇。

(十六) 再給我的海若的信

我的親愛的海若！

昨天寄給你的信，是接到你的信後，匆匆地寫的；而且只道我的情慳，並沒有說到我們的小家庭——新的小家庭——底現狀，我現在特地裏補寫這封信，報告你一下，免得你心中記罣着。

自你離開我們的新家庭後，我把我們的寢室和我們的~~起居~~，以及別的房間，都小小地變更一下；家具也添製了不少；但不知合你的意不合

你的意。樓上東邊的前頭一間房間，做你的 Study；後頭一間房間，做你的 Bed-room。西邊的前頭一間房間，做我的 Study，後頭一間房間，做我的 Bed-room。當中一大間做我們的會餐室，我們兩個如果有好朋友，也都可以到此處談心。

樓下呢？東邊一大間，做客廳；西邊的前頭一間是音樂室，我又新買了一架 Piano 放在裏面；後頭一間是我們兩個的成績陳列室；所有我們兩個的手工、日用品、美術品、發明的製造品，都陳列在裏面。還有 Miss Mary 和 Mrs. Rolland 畫贈的西洋風景油畫六幅，也掛在裏面牆上呵！我的海若！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告訴你！我想我一旦告訴了你，你一定要用極愉快的態度，極美感的心態！我的信什麼事呢？就是我把你可愛的像，拚了一個星期的工夫，在那牡丹花下，繡好了！繡得好不好，我不敢說；却是

非常的像，簡直可說是『鬚眉畢現』。我把他掛在我的 *study* 裏面，有時候我忘了形，看見你的像，好幾回去同你兩個說話！你想好笑不好笑？

屋頂上呢？我建築了 *Roof-garden*。東邊拐角上方丈之地，用白鐵蓋了一個六角亭子，我打算把他起個名字，叫做『風月亭』，預備風月之夕，我們並坐談心，做詩論學的地方，你看好不好呢？

至於娘姨和碧棠他們都在廚房旁邊的那間房子裏頭住，要問我們的家具都是什麼地方買的呢？那却是一定可以令你滿意。本地開了一個工讀學校，是一班抱着勞工主義的人辦的；他們的宗旨是：

一邊要打破舊社會『安坐而食』的習慣，和舊社會的輕視勞工底觀念；

一邊要增高一般社會的生活慾望，使精神文明隨物質文

明以俱進

所以開辦沒有半年，裏面出的出品便非常精巧，非常堅實，又非常便宜。他的木質出品，是參酌西洋式，廣東式，寧波式改造的居多數；而且內地的人工，材料，都比外邊省得多，所以價廉而物美。我們的寫字檯，椅子，茶几和我的床，都從那裏買的。他們說，將來還要照西洋生產消費合作會社的辦法，我們消費者將來都可變成股東，這樣辦法，實在是好。

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我前天邀集我們左右隣居的婦女開了一個談話會，研究我們婦女自立的方法。我提議把我們這一個里裏頭的婦女底數目先調查一下，然後各就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做一種『分功互助』的事業。假定我們這一個里的居民有一百人——男女老小一齊在內——內中有五十個婦女。把這五十個婦女分配擔任各種公共生活的事務如下：

(一) 司洗濯的十人

(二) 司廚役的十四人

(三) 司裁縫的八人

(四) 司教育的八人

(五) 司看護的四人

(六) 司郵遞的二人

(七) 司公共衛生的六人

大家都很贊成，議決不日實行，你以為然麼？我祝你平安！

你的親愛的瑪麗。九，七，一〇。

(十七) 紿我的瑪麗的信

我的 Sweet-heart 瑪麗

你的兩封極 *Sweet* 的信，我都收到了。你的信送來的時候，正趕着下課，我便放下書包，到了公園裏面的垂楊深處的草地下，斜臥在上邊，一個字一個字細細地嚼下去，此時我已經陶醉了！我看過了信，我 *miss* 過了他好幾次，我便把他放在我的心坎上，後來便放在我的貼胸的荷包裏。我面對着半天西下的太陽，似野馬的雲霞，空中的飛鳥，樣樣都現一種自然的，高尚的，美的快樂，格外使我增進自然的，純潔的愛。你的言語，句句都帶着美感，都帶着福音！我直視你是我的 *Angel*！你的福音，使我的精神得着極愉快的安慰。自從我成了你的海，若以後，我看見山河大地，飛潛動植，皆是活潑潑地，皆有欣悅生長的意思。彷彿他們都對我說道：『你要好好地享受你那人生的豔福！』

我是極想把舊式家庭的一切不良的習慣一齊推翻；今天得我的瑪麗，你先我爲之，那有不極端贊成的道理？從前的家庭的痛苦第一，就是受了『九世同堂』的害！小家庭的組織太複雜，人口太多，各個性不能得着相當發展的自由；生活的路徑，全被形式主義障礙住了，所以舊社會都交口稱贊那九世同居的『張公百忍』，這個『忍』便是舊家庭和大家庭的供狀！第二，便是夫婦兩方都只認他們的結合，是爲(1)滿足他們兩方肉體的慾望；(2)替他們的父母傳宗接代的。至於什麼叫做神聖的精神戀愛，他們簡直做夢也是想不到的！我固然不極端反對物質生活——肉體的快樂——然而却是極端贊成精神生活的。無論什麼人，若是他們的結合，只爲物質問題，我便覺得太無味。何況男女的結果，純基於一種高尚的，純潔的，神秘的愛情，建築在那美妙莊嚴的淨佛國？要想保持神聖純潔的戀

愛，只有始終維持兩性間的 Pure Love 的態度。一旦結婚之後，發生了肉體的愛，便是戀愛消亡的微菌。所以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喪禮；』又有人說：『結婚是戀愛之坟墓。』我們雖結了婚，現在還能保持未結婚以前的戀愛，真是我們天賜的幸福！然而也未始不是我們保持 Pure Love 底態度的努力。所以你在家各種布置，我都打我的心坎上極端佩服，深深地感激！

我的身體精神，仗着你的美愛之神的撫育，都很健康愉快；瑪麗你放心罷。

至於我對於你所提倡組織的婦女各種職業，除極端贊成外，還有幾個意見：(1)洗濯所，曬晾所；(2)公共廚房及公共食堂；(3)小學校址及幼稚園的地點；(4)養病所——以上幾樁，先要辦到才好。瑪麗，你贊成我的話麼？我的地址：

願你美妙的靈魂常得安慰。你的親愛的海若。九，七，七。

(十八) 紿鰲哥的信

鰲哥！

我幾年沒有會見你了，着實地記念得很！但是我常常地聽見你的新家庭，是充滿了新鮮空氣的，姪兒姪女們也都天真爛漫，精神活潑的了不得，却非常地歡喜，非常地羨慕。

哥哥！我知道你的思想和行為都是極新極徹底的，並且知道你是一

個慷慨好義的人，所以我就大着胆子，拿我的那一件極不滿意的事，來麻煩你了。

哥哥呀！我近來看了許多的新出版的書報，雜誌，莫不痛快淋漓，盡情盡理地批評舊式婚約的不良，和青年男女不應當受那種魔力的支配的道理。既曉得前途是茫茫的苦海，我自己固然不願無故的墮落，就是哥哥，你怕也不忍心看見你極親愛的，極可憐的妹妹白白地陷到枉死城裏去罷！應當立刻宣告此約無效。唉！我爲着襁褓訂婚，前途不堪設想，精神上也不知受了多少痛苦！我的志願雖然堅定，但是無力自拔，所以常常地自悲自歎。又每每地想起了我的哥哥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啦，聲望啦，都是使人羨慕的了不得，要解決我這問題，一定很容易。我現在看陳長衡君著的中國人口論上所說的歐美各國關於婚姻問題的法律，大都有『男女兩造，未自由允許，願作夫妻者，不許結婚』或『男女未滿二十一歲者，非經父母允許，不許結婚』之規定。前條的規定，無須解釋；後條的規定，限定男女

未滿二十一歲（也有限定男子未滿二十五，女子未滿二十一歲者，非經父母或最近親屬允可，不許結婚的。）非經父母允可，不許結婚，那麼男女的年齡已滿二十一歲，他們要結婚，便可不經父母允可，意在言外了。由此推論，從前「未經自由允許，願作夫妻者」，現在男或女已滿二十一歲，也可不經父母允可，逕直退婚。哥哥！你是精通法學的人，要代我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游刃有餘』。

但是我因為我個人的事，無故煩擾你，着實不過意，所以就隨他怎樣受精神的痛苦，也只得暫時忍着。到了去年，我聽說有不好的消息，心裏着实着急，就想要求你代我解決。現在曉得你回來了；我也想趕回來看我嬪娘的病，和求你可憐我，拯救我呢！只因為我服務小學，又因為在高先生那裏補習國文、英語，在謝先生那裏補習科學，和其他種種關係，就不能前來。

了哥哥你能原諒我麼

我求你代我設法，趕快設法使我解除了這不自然的，買賣的，野蠻的，鬼趣的婚約，回復我的自由，保全我的人格，免除我將來的無限痛苦。那麼，我感激你的情義，也不知要到什麼田地！

噃！我是一個荏弱無能，陷落深阱，無力自拔，着實可憐的人，前途一線生機，就在於我的哥哥，你，提攜我，超脫我了。還有許多話，下次再談罷。祝你
的健康。

妹履芬。九，五，十。

上頭這封信，是我的朋友張君履芬寫給他的哥哥（從兄）張履鰲君的，曾

登在新生活第三十七期上。我現在把他改掉幾個字，列入我的白話書信，（中有一段論各國離婚的係脫稿，今據原文增入。）他的詞意，哀婉動人，

有心社會的人看了，應當起什麼樣的感想？

語罕。九，六，廿七。

現在張履芬君已經秉着他那剛毅不屈堅定不拔的志趣，把他的那種不自然的婚約解除了，可以說是『有志者事竟成』！我狠希望我那些同張君從前有

同樣的事實的許許多多青年姊妹鼓其勇氣，勿令張君笑人！

語罕。一〇，一二，一五。

樹棠表弟

(十九) 紿樹棠表弟的信

小兒國威隨老弟一塊兒讀書，愚兄非常放心。因爲老弟幼年老成，不

像現在一班輕薄浮華的少年，而思想學術，又極高超，又那樣刻苦自勵，國華雖然魯鈍，當然也要受一點潛移默化的益處。愚兄不望其光大門庭，只要他勉爲安分守己的人，就是『寒門之幸』了。

學校甚麼時候放暑假？你們甚麼時候可以回家？因爲家父家母力主趁今年暑假替國華完婚。按國華今年十八歲，以他的年齡呢，還是正在求學的時候，萬談不到娶親；不過家父家母覺得自己年紀大了，總想早一日看見重孫子；就是你表嫂的抱孫之念，也是非常之切。我雖極力打消，也是無效，只得隨順罷了。況且你的表姪女國珍明年又要出嫁，我也只好把他們這些事，趁着我的精神好的時候，一齊辦了，也算完了我兩樁大事。老弟以爲何如？

現在家中已經在此預備一切，鄉里底風俗，一時免不了。三天正期，總

要吃個一二二百棹酒席，連新郎新婦的衣服及一切雜用，並後來酬客一齊打算，至少要花費一千幾百塊錢。今年年歲不好，各莊子上的租課，檢直收不上來，煞是着急。想省儉一點辦呢，蒙地方各界的厚意，老早地都在那裏預備祝賀的禮物；又兼老人家生平就是喜歡熱鬧，你是曉得的，真是『欲罷不能！』

但不曉得國華兒底意見如何？老弟，現在比不得從前了，小孩們底舉止動作，都是絲毫不願意上人過問的。這是他的終身大事，也要請老弟代我問問他，還有甚麼意見？無論如何，總希望老弟帶着他早些回來，千萬千萬。

進步。
萬順祝

兄道寒。九年端陽日。

(二十一) 復道寒表兄的信

道寒表兄：

前天家兄來信，談到府上現在正忙着辦國華老姪的喜事；辦酒席呀，做衣服呀，打木器呀，點綴房屋呀……我和國華看了，總是將信將疑，國華尤其疑慮。今天接到你的信，纔曉得是確有其事！却是國華弄得神魂莫定，坐臥不安。老哥，你聽見我這話必定要罵道：『蠢才！難道一天等不到一天了麼？』別人聽見我這話，更必定要笑道：『哦！他一聽見要娶老婆，快活如年了……』那知道『大謬不然！』

從前的青年子弟，十九都是被舊家庭、舊社會相傳的習慣拘束住了；

他們的靈明，天才，漸漸都被什麼『添兒』，『添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思想和禮教征服了；他們的腦子裏便裝滿了吃飯，穿衣，睡覺，娶老婆這些念頭。

我有個同學的，姓王，名叫鬯祐，家裏差不多有二十來萬家私。他父母把他定的一個老婆的家裏，也有十幾萬銀子財產。他父親是個商人，以爲現在青年子弟都被什麼新思想蠱惑了，恐怕他的兒子，也受了這種影響，鬧了亂子。他的那個未婚的老婆的父親，也是個老頑固，是個一天到晚還在那裏『搖頭擺腦』，『詩云子曰』地胡說亂道的人，也恐怕他的女婿在學堂裏受了新思潮的傳染，做了革命黨——他們這一類的人，分不清楚什麼叫社會黨，什麼叫多數黨（布爾扎維克），什麼叫無政府黨——送了性命，他的女兒要守寡。所以他們親家兩個商議商議把王君從學校裏硬

逼回家請了一位先生專教他國文，不准他讀外國書，不准他研究科學，不准他看新出版物，他們告訴他：『你看，什麼時候中國底舊書一齊燒完了，才准讀新書！家中不要你掙錢；老婆也不要你養活。要吃好的拿摺子到雜貨店去拿，菜館去叫，要穿好的到九章祥，崔玉記家去扯，你只在家享福好了！』

像這一種人本不足怪；但是青年子弟却被他們害得不淺。他們認定兒子是他們的，彷彿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田地，房子等。他們要怎樣處分，便怎樣處分。男兒是他們的不動產，孫男孫女便是他們的利息。（女兒也是他們的不動產，外孫男，外孫女便是他們的利息。）也不問兒子的死活，只要他能以替我添孫子，便是好孩子。老哥，你看這樣人如何呢？

哦！我講了一大篇，還沒有講到正文。就是你絕不要以爲你的國華是

歡喜馬上娶親的；要曉得他不但不歡喜，還是極端反對的。因爲我同他是同志，平常他的主張，他的志趣，我都是很贊成的。他現在聽了這種消息，檢直地如臨大戚，以爲不祥莫大於是。他又是一個沒有很大的胆氣的人，不敢直接告訴你；我若不告訴你，作個打算，後來弄得『木已成舟，』『騎虎難下，』不但我對不起老表兄，把他急壞了，挺而走險，倒是一件關係很大的事。

我現在且把我和他已往所談的關於婚姻問題的言論，略對老哥說一說：

一 他的關於婚姻問題的主張

(A) 訂婚的手續 主張絕對的自由，從前不自由的婚約，絕

對的可以自由毀棄。

(B) 結婚的時期 至早要在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歲以後。

第一條 (A)，他因為什麼要主張男女結婚要絕對的自由呢？因為，『男女的結合，必須要建築在純潔的，自由的，高尚的，神聖的，戀愛的基礎上。』這種事體，關係男女兩方的終身幸福，即須人自爲謀，父母只可負指導輔助之責，絕不能『越俎代庖，』愛之適所以害之。假使他們自己選擇，有什麼不好的結果，也是『固所願也，』比別人代作主張的好。

第二條 (B)，他又爲什麼主張結婚的時期要在男子二十五歲，女子二十歲以後呢？因爲(1)按着生理上說，男女必到這種年齡，身體才長得堅固；(2)按着生活的技能上說，男女必達這種年齡，學問才有充

足的預備；（3）按着知識上說，他們到此才有養育兒童的本領，才有節制慾減生殖的能力。不然娶親既早，男女的年紀都輕，戕折必多。（1）男女的身體發育沒有完全，劇遭剝削，必致發生虛弱的危險，（2）娶親既早，生育必蕃；他們自己自活的能力還沒有，那有教養的本事，養而不教，只多替家中添幾個『好吃懶做』的子弟，替社會上多添一些無所事事，仰人爲活的游民；（3）他們的學問知識都因娶親受了莫大的打擊，又添上多少累贅，不得不不到社會上去瞎混，漸漸地就把他們的人格喪失。你看可怕不可怕！

二 他的志趣

- (A) 把不自由的婚姻退掉，由他自己選擇訂定。
- (B) 必待他大學畢業後，有了自給的職業，才作結婚的準

備

(C) 組織小家庭。

因爲他——我也極端贊成——看見社會上最痛苦的，莫過於聚多數性情不同，知識不同，而又不是由自由意志結合的人，在一塊。中國人以爲分居則情薄，同居則情厚；其實分居則情或可轉厚，同居則十有八九，其情必薄。甚至惡聲交作，兄弟相攻，圓滿的家庭，固百不得一；即求其能平平穩穩少吵少鬧的，都不可多得。何如趁男女完姻之始，即另行組織新的小家庭，他們對於個性的自由，個性的幸福，既可盡量發揮，盡量增進，又可以減少他們的依賴性。至於倫常也絕不會因此滅絕，以他們的知識道德，飲水思源，報恩之義，親親之道，絕對的可以有增無減，有益無損，兩全其美，豈不甚好？西人所以縮小家庭範圍，其意在此；國華（同我）之想組織小家庭，其

意也在此。

有這種種的關係，我勸你還是慎重一點的好。至於舅父舅母想見重孫子，嫂夫人想添孫子，就要娶孫子媳婦，娶媳婦，這檢直是拿男女來滿足他們的慾望——我曉得這一句話冒犯了，但我不說，他牢在喉嚨裏作怪！檢直是不把人當人！他們老年人，和婦女，我現在決不責備他；老哥！你是很開通的人，見聞很廣博的人，還希望你想法把這件事打消才好。

暑假今年特早，因爲教育廳前天密令各校長提前放假，恐怕學生又出亂子！我們不久便可見面了，那時再到你那裏請教。

舅父舅母面前請你代爲請安。嫂夫人也請你代我問好。

弟樹棠。 九，六，廿。

(二二) 紿妹婿王夷吾的信

親愛的妹婿夷吾：

我的妹妹素琴今天踉蹌來家，才曉得你們府上天倫之間，失了和氣！素琴迫不得已，借故回來；家母問他因由，他是一言不發，只是哭個不休，並要趕急回到府上，家母以下苦苦相留，他總是不肯；只說「不能讓他一個在那裏受屈，我死也是要去的！」我們聽見這些言語，知道老弟也是處於困難之中；究竟什麼情由？請稍微告訴我一點，也免得大家放心不下。素琴現正在此拚命地要走，請你趕緊寫一回信，此間當即派轎子送他回去。老弟你生性孝友，且是一個腦筋清醒的人，這種事體，簡直可以說是『一家家彌陀佛，處處觀世音』！還望你看開一點，善自排解，早做打算爲。

是尊意以爲如何？忽此敬候

日祉

兄諍。六月一日。

(二二) 復直之兄的信

親愛的直之大哥！

我接到你的信，使我百感交集！家中視我猶如盜賊，一舉一動皆受監視；一言一行都招怨尤！可憐自從我的慈愛的母親永遠離開我們以後，我和我的妹妹秀芬便失了依靠，一天到晚彷彿陷在茫茫大海之中，叫天不應！那曉得繼母到來以後，我兄妹兩人更是罪孽深重，不容於人！

母親（繼母）不許我求學，我偏違命去求學，他說花費了父親多少錢，大不應該這是我第一樁罪過。

妹妹秀芬已經十幾歲了，我哀告父親把他送到啓明女學去讀書；母親（繼母）怪我不請他的示，大發雷霆；同父親大鬧一場。我以妹妹求學的事，帶着父母生氣這是我第二椿罪過。

我和令妹素琴小時相愛，久結同心；當我懇求父母託人向府上求婚的時候，父親倒極力主張，母親則力爭苛求，意在阻止，我則力排困難，決計進行，始得如願，而母親之恨更如『刺骨』！這是我第三椿罪過。

令妹來時，頗能代我盡孝，我很感激他。不知因為什麼母親還是不願。

意我們兩個一陣出去讀書，本是我的主張；因為他在美術學校，還有一年有半，就要畢業，斷不能因為結婚，荒棄所學，已將此意稟明父親，得他許可。那曉得母親又同父親吵將起來，說是『拿錢培植媳婦，這些兒子都不要錢念書嗎？這個日子我是不能過好！我帶我的兒出去，讓你們當家！』一天

咕唧到晚，一夜嚕嚕到亮，使得父親左右爲難。這是我第四樁罪過。

我看這種情形，已經不能繫戀。不過父親在日，遽爾分離，在我輩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原不算得什麼；然而老人受了幾千年宗法社會的習慣的陶鑄，一定難受！所以依依不決。不料昨天因爲一點小事，母親便把素琴一罵，罵過便責備我管教不嚴，又哭又喊，鬧了一夜；又要行死拚命，我們兩個跪了半夜，還是毫無轉環之意。我體貼母親的心思，志在教我們出來另住。這本是我們很情願的事，隨卽哀求他老人家怎樣責罰怎樣好，他老人家哭着說道：「我不能受這種氣！我不能受這種氣！今天大家都在這裏，你們不走，我便帶着小兒子們走！」

我聽說這話，趕急接上一句說：「只有兒子和媳婦走的，那有教母親走的道理？」我說這話以前，神經似乎失了知覺，不曉得令妹素琴早已脫

身到了府上請你勸他暫且不必回來，在你們府上住兩天，不必記罷着我。我已決計出來了，好在我們兩個都要進學校，明年我在大學畢業後，總不至沒有生活做；勸他也不必焦心。

至於家中財產，我是一概不要；俗話說得好『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我們雖不是什麼有做爲，有本領的男女，也實不願『不勞而獲』，憑着我們的身手去創造一種新生活，未始不是『禍中得福』。此復，敬頌

侍福。

妹婿王夷吾。六月三日。

(二二三) 紿毅然表弟的信